

江湖再见

韩松落专栏



韩松落,西北人,居河北,写专栏,做小说,看电影,用文字使生命纹路繁密,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。

枕边的陌生人

这是此刻正在蔓延的新恐惧:午夜醒来,身边的人,会否变身?

这是一次茶杯里的风波:朋友发现自己的女友曾经有过另一个名字,而自己一无所知,于是在微博上呼天抢地。女友立刻做出解释,她高考前的一段时间,母亲突然迷上风水测字星座血型,全然不顾它们是不是兼容,最后得出结论,她原来的名字非常凶险,需要另起炉灶,于是她有了一个新名字,趁着年龄还小履历简单,从户口到证件,全部更换。之所以穿帮,是因为五岁生日纪念照背面,写的是另一个名字。朋友稍加核实,果然如此,风波于是平息。

但若在森村诚一、宫部美雪或者东野圭吾的笔下,这可能就是一个惊悚故事的开头,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在身世来历上露出了微小的瑕疵,顺着这个线头,揪出了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故事,《人性的证明》、《火车》、《白夜行》,都

是如此。一个人用尽一切方法,抹去从前的身份,建立新的身份,但过去的人和事总是阴魂不散,找上门来制造障碍,杀戮、逃亡由此展开,原谅、救赎,也都由此开始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,推理小说领域充斥着这类故事。原因也显而易见,那个年代,日本经济崛起,人们面临许多机遇许多可能,麻雀变凤凰的奇迹总在发生,但人又总是这样,在一个层面上,只能过那个层面的生活,不可能预知将来会走到哪一步,也不可能为那个不可测的将来有所节制有所收敛,就像打着手电筒照亮,光亮至多也就五米见方,只能在这个范围里做点打算,于是给将来埋下无数隐患,终于有一天,过去和未来相撞,矛盾就此激发。

同样的阶段,在我们这里来得比较晚,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,经

济崛起引起的人际动荡开始显露结果,不论朋友、伴侣、事业伙伴,来源都变得复杂,青梅竹马的关系越来越少,五湖四海的关系越来越多,辨识难度日渐增加。你不知道交往对象来自哪里,有怎样的过去,不知道对方的过去是否会在未来某天引爆,激起灾难性的后果,不管是在酒桌上,还是在枕头边,我们都是陌生人中培育信任、互相依赖。

歌手谢雨欣的经历非常有代表性,她和潘顺宝从1996年开始交往并发展成伴侣,历时十年,直到2006年,她才知道,他在20年前犯下诈骗罪,趁着去医院看病逃跑,从此走上逃亡路,却也在这20年里成为成功的商人,直到他因为另一件经济案翻船,他的过去,被他隐藏的生活,才一点点显影。他很低调,曝光率极低,即便是在自己投资的电影电视上,也只潦草地署

名“阿宝”。幸运的是,他的过往并没有更黑暗,没有暴力和杀戮,他也始终很照顾她。事发后,她对此事发表的言论,也措辞得当,敦厚得体。这两个人,都不是坏人。两个陌生人能达到这种良善互待的境地,到底难能可贵。但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幸运。

所以,《画皮》系列电影,引起极大共鸣的,除了“小三”和“皮相和心相”议题外,就是“枕边的陌生人”这个议题了。故事放在了古代,话题却极具现代性,尤其是“枕边的陌生人”,更是现代人新增的恐惧,征婚征来的,微博和QQ认识的,微信和陌陌刷出来的,到底是什么人?是妖魔鬼怪,还是神仙精灵?

这是此刻正在蔓延的新恐惧:午夜醒来,身边的人,会否变身?一颗心,是交给知根知底的人,还是陌生人?

以文为戈

刘武专栏



刘武,导演兼制片人,曾任大学讲师、新闻记者,出版过《醉里看乾坤》、《生命的几分之几消耗在路上》等专著,参与编导100集大型纪录片《睦邻》、45集纪录片《兄弟》。

咖啡人生

一般来说,有些人是把它当饮料,有些人是把它当兴奋剂,还有些人则把它当品位。

以为喝咖啡要比喝茶高雅,这是国内的小资们臆想出来的情调。我在很多国家旅行时,经常看到街边的咖啡馆外,有人懒洋洋地坐着,端着一杯咖啡,一喝大半天,晒着太阳,眼神迷离,还不如喝广东早茶的人,有吃有喝,还能不停地续水。

我实在看不出那些喝咖啡的老外有多少情调,他们穿着普通,一看就是底层的生活者,连白领都算不上,可能拿着救济金或养老金,靠一杯咖啡混过一天。这就是他们的咖啡人生。

其实,在国外,喝咖啡真的就跟喝茶一样普通,很多咖啡馆也不像国内那样装修得雅致、洋气,大多是一些普通小店,经济得很。换在国内,小资们是不愿去这些地方的,怕掉身份,显不出档次。

我的朋友中有许多人喜爱喝咖啡,其中一个与我一起行走中东17国。每天去吃早餐时,只要有条件,他至少要喝两杯咖啡,而且绝对不加糖不加奶。他喜欢咖啡那种有些苦涩香浓的滋味,觉得那才叫咖啡,要是加了糖和奶,只会掩盖咖啡的原汁原味。

一早两杯咖啡,似乎就能使他

整天保持活力,精力充沛。他喝咖啡很有节制,一般每天就喝两杯,也不多喝,多喝了他会感觉兴奋过度。我不是那种热衷咖啡的人,偶尔喝一两杯会觉得饶有情趣。跟这位朋友一样,我也不太喜欢放糖,即使放也要少放,绝对不要遮掉咖啡的苦味,如果变成甜咖啡,只会让我感觉过于甜腻,满嘴像糊满了麦乳精。

我的另一位朋友更有意思,他是个咖啡迷,每天要喝十来杯,不知道他的神经怎么经得起这样的刺激,也不知道他晚上是否能睡着觉。不过,他喝咖啡太不讲究,不喝现磨的,也不喝冲煮的,他就图简单省事,拿那种袋装的咖啡加伴侣,一泡了之,有点相当于喝袋泡茶。

喝咖啡跟喝茶一样都会上瘾,一般来说,有些人是把它当饮料,有些人是把它当兴奋剂,还有些人则把它当品位。说到品位,那就得说说“猫屎咖啡”,这是从一种俗称“麝香猫”的粪便中提取出来后加工的咖啡,别有一番滋味,据称是世界上最贵的咖啡,全球年产量不超过400公斤,一杯售价约为400元人民币。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,每天限量供应12杯,每杯价格380



元,依然供不应求。

另外还有一种越南鼯鼠咖啡,其制作过程跟“猫屎咖啡”一样,是让果子狸采吃新鲜咖啡浆果后,挑选它的排泄物,经过烘焙和煎

造制作出来。这种苦味极少和低咖啡因的醇香豆子因产量极其有限,价格也贵得出奇,每磅高达3千美元。

现在还有一种产自泰国的“象粪咖啡”,也是全球最贵的咖啡之一。当地人将泰国北部海拔1500米左右出产的阿拉比卡咖啡果喂给大象,然后收集起大象的粪便,经晾晒、烘焙后做成咖啡豆,美其名曰“黑象牙混合咖啡”。据说其混合了牛奶巧克力、坚果和水果的香气,口感特别顺滑,每公斤售价高达1100美元。

估计很多爱好咖啡的小资都没有想到世上还有这些顶级咖啡,当然普通人这辈子也喝不起它们,只不过可以当做谈资,在唇舌之间想象一下它们的滋味。那些人的咖啡人生不是就格外令人艳羡呢,其实也未必。

人们泄愤的时候,常常会脱口骂道:吃屎去吧!可你不会想到,那些高贵到极品的人们,坐在豪华奢侈的地方,摆着优雅的姿态,品尝着世界上最贵的咖啡,其实不过是在“吃屎”,或许就像宋代的刘邕一样“嗜食疮痂,以为味似鲋鱼”。你想,他们的咖啡人生也不过如此。

心理红楼

吴克成专栏



吴克成,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。专栏作家。在十几家报刊开有音乐、绘画、摄影、心理专栏若干。著有《迷声——西方流行音乐50家》。

此地出产后悔

说话时让舌头在嘴里打个结,让大路神经系统来把把关,不但能免吃后悔药,有时还可抱得美人归。

与名人为邻真好,把名人不要的破铜烂铁收罗起来就可以变现去吃大餐。美国作家、珍本书商里克·杰寇斯基就收罗过《指环王》的作者托尔金当垃圾扔掉的校袍,“黑棉布质地,略有磨痕,有一点污渍,做工精致完好”。他把“垃圾”印在第2号待售书目第197项里转手出售,标价550英镑,一位来自美国南部的学界怪杰当即买去,准备穿它出席大学年度学位授予典礼。

不过杰寇斯基也有走眼的时候。1972年,托尔金曾搬到牛津莫顿学院莫顿街21号一间狭小的学生宿舍居住,位置正在杰寇斯基曾住房间的正下方,本来他可以买一些托尔金的书,轻而易举地要到托尔金的签名,要知道,一

本托尔金签名的《霍比特人》如今已值七万五千英镑,一本由他签名的《指环王》约值五万英镑,单靠几本签名书,他就可过个舒坦的晚年。可惜肥水打眼前流,他竟没有舀过一瓢。后来杰寇斯基撰文追忆往事,唉声叹气地称自己为“少不更事的傻瓜”,可见他为此悔青了肠子。

杰寇斯基是为“少不更事”后悔,从“事”到“后悔”,中间隔了漫长的岁月。更多的人是话一出口,马上就要吃后悔药。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五回“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”里,宝玉在秋雨淅沥的傍晚去看黛玉,头上戴着大簪笠,身上披蓑衣,黛玉一见,脱口笑他是“哪里来的渔翁”,“渔翁”见妹妹两眼放光,以为她喜欢的是他那

一身行头,便要弄一套来送她。“黛玉笑道:‘我不要它,戴上那个,成个画儿上画的和戏上扮的渔婆儿。’及说了出来,方想起话未付度,与方才说宝玉的话相连,后悔不及,羞得脸飞红,便伏在桌上嗽个不住。”

并不是黛玉唐突,人脑中有小路神经系统和大路神经系统,两路人马一交汇,不由会生出“后悔”。小路神经系统是下意识运行的神经系统,它自动运行,不费我们任何力气,以非常快的速度传递原始感觉。大路神经系统的条理性非常强,它先把接收的信号传到大脑管理中心,经理性思考后再反馈出来。小路神经系统使我们迅速感受到他人的情绪,但没经过大脑管理中心,虽快但不精确。大路神经系

统经过大脑管理中心的斟酌后再行事,可帮助我们精确地分析,但比小路神经系统慢半拍,就像20世纪的哲学家约翰·杜威说的那样,一个是“鲁莽不假思索的”,另一个则是“机警而又深思熟虑的”。二者一前一后,后悔就此产生。

民国年间的“女伶三杰”之一刘喜奎,色艺冠天下,当时的参谋部长陆锦一见她,口水流了三尺长。他常带着一崔姓局长去献殷勤。陆锦的小路神经系统发达,口无遮拦,性子又躁,话一出口,跟着就找后悔药。崔姓局长大路神经系统发达,对陆锦恭顺,对刘喜奎柔和,最后赢得了美人芳心。可见,说话时让舌头在嘴里打个结,让大路神经系统来把把关,不但能免吃后悔药,有时还可抱得美人归。